

神秘岛

[法]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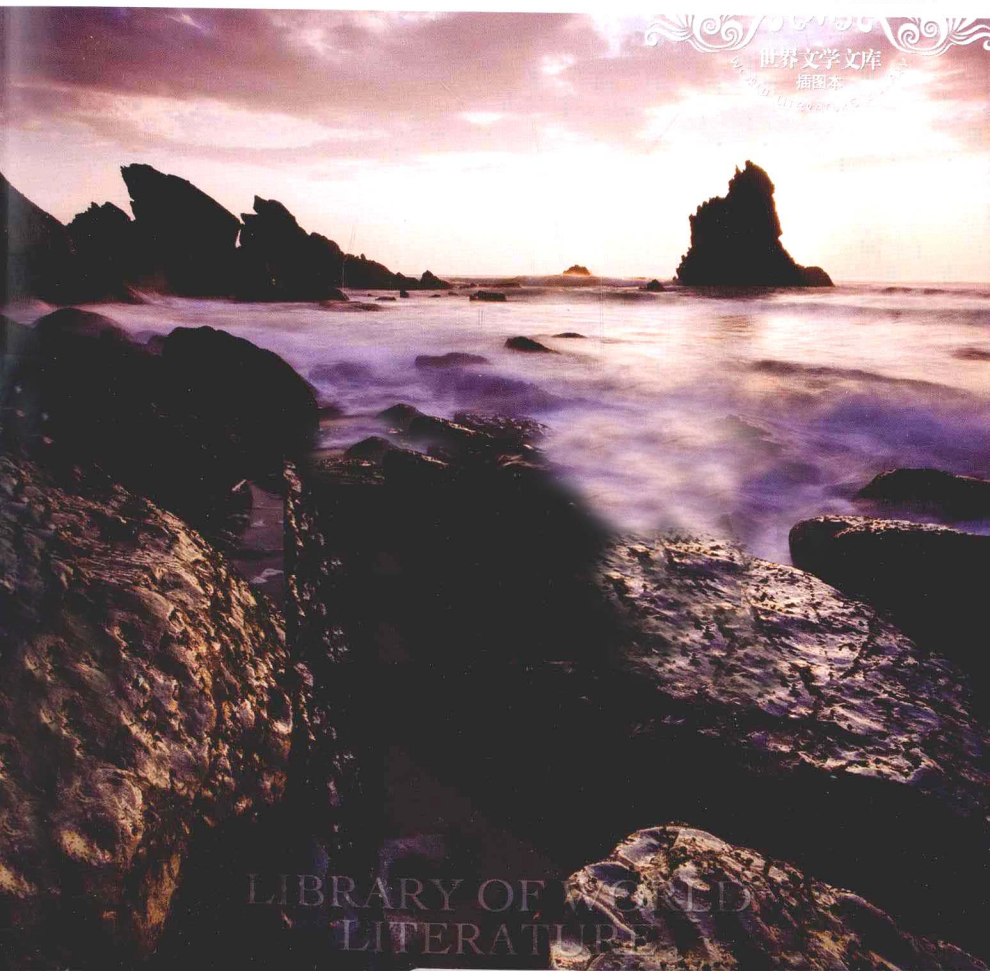
L'ILE

MYSTÉRIEUSE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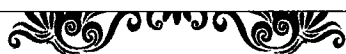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L' Ile mystérieuse

[法]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神秘岛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陈筱卿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02-2496-7

I. ①神…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65 号

神秘岛

作 者 [法] 凡尔纳

译 者 陈筱卿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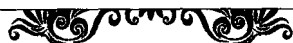
字 数 30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



L' Ile mystérieuse

儒尔·凡尔纳(1828—1905)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为青少年写作探险小说的著名作家,特别是作为科幻小说的创始人而享誉全世界。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人们对科学幻想的爱好十分流行,这与这一时期物理、化学、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凡尔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了大量的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他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希望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体现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与投机钻营、贪赃枉法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

《神秘岛》是凡尔纳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最后一部。在该书中,他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里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乘气球逃了出来。但中途遭遇风暴,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这五个人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荒岛上安顿了下来。他们动手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他们还挽救了被格兰特船长罚在另一荒岛上的罪犯,使之恢复人性,成为忠实的伙伴。在荒岛上,他们得到了《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的暗中保护,屡屡化险为夷。最后,搭上了格兰特船长之子——罗伯特·格兰特指挥的“邓肯号”,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陈筱卿

CONTENTS · 目录



001 译 序

001 第一部 高空遇险

102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199 第三部 林肯岛上的秘密

第一部 高空遇险

L'Île mystérieuse



第一章

“我们又在往上升吗?”

“不是,我们在往下降!”

“史密斯先生,不是在下降,是在往下坠落!”

“天哪! 快把压舱物扔下去!”

“最后一袋都倒空了!”

“气球上升了吗?”

“没有!”

“我仿佛听到有波浪拍击的声音!”

“吊篮下面就是大海!”

“距离我们顶多只有五百英尺!”

“把所有的重东西全部扔下去……所有的重物!”

这就是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光景从这片浩渺的太平洋上空传出的话语。

那一年春分前后,从东北方刮来一场令人难忘的风暴。从三月十八日起,大风暴片刻未见止息,一直刮到二十六日。风暴从北纬三十五度斜穿赤道,直吹至南纬四十度,扫过一千八百英里的广阔地域,给美洲、欧洲和亚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城市被毁,树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滔天巨浪冲垮。据统计,被海浪抛到岸上的船只就高达数百艘。许多地方被夷为了平地。陆地上和海上的死亡人数达数千人。这就是这场大风暴所犯下的罪行。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那场灾难,以及一八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瓜德罗普的灾情,与之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与此同时,在不平静的空中,也同样上演了一场令人丧魂落魄的悲剧。

一只氢气球被卷入一股气流的漩涡中,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

掠过空中,仿佛天空中有一股大气旋在转动它,使之不停地转动着。

气球下面挂着一只吊篮,在剧烈地摆动着。吊篮里有五个人,由于雾气弥漫,看不清他们的模样。

这只被大风暴玩弄着的气球来自何方?是从地球的哪个角落升起的?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风暴骤起时升空的。可是,这场大风暴已经连续刮了五天,而且,十八日那一天,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已经显现了。毋庸置疑,气球是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因为风暴一昼夜能将它吹走两千英里。

这五位迷航的人已不知自己自飞行时起,共飞了多少里程。但说来也怪,他们虽身处暴风之中,却安然无恙。不过,吊篮在急速下坠,他们已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他们坐立不稳,被吹得东倒西歪,转来转去,但是,蹊跷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转动,而且也不觉得颠簸得厉害。

他们的目光看不到浓雾掩盖着的东西。周围一片的黑雾茫茫,连白天和黑夜都分辨不清。他们飘浮在高空,看不见陆地上的光亮,也听不见陆地上的入声兽鸣,甚至连汹涌澎湃的海涛声音都听不见。只是当吊篮在往下直落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危在旦夕。

在他们扔掉枪支、弹药、食物之后,气球倒是上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了。吊篮中的乘客见下面是大海,觉得还是上面飘浮着危险要小得多,所以便尽可能地往外抛东西,以减轻气球的载重量,防止下坠。连最有用的东西也扔掉了,同时还想方设法不让气球漏气,这可是他们保命的氢气,绝对不能让它漏掉哪怕一丁点儿。

黑夜总算过去,胆小者恐怕早已被吓死了。白昼来临,暴风在渐渐变弱。从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的清晨起,风势就出现了减弱的迹象。黎明时分,一片片的浮云在往高处飘飞而去。几小时之后,暴风止息,变为强风,大气流动速度减弱了一半。这时,虽然仍旧是水手们所说的那种“紧帆风”,但风势还是减弱了。

大约十一点光景,下层空气变得明朗,散发出的是那种雷雨过后的湿润气息。暴风好像不再往西边刮了。风力变弱。但它是否会像印度洋上的台风,说来就来,说走便走呢?

可正在这时候,气球却在渐渐地下降,像是逐渐地在瘪下去,由球形变成了椭圆形。中午时分,它离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气囊能容纳五万立方英尺的气体,这么大的容气量,使之能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或向上空升去,或保持平行飘动,可以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

乘客们为防止继续下坠,把最后的一些东西——少量的存粮及其他物品——扔了出去。但这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天黑前再见不着陆地,肯定是坠入海底,葬身鱼腹了!

其实,在他们的下面,既无陆地,也无海岛,只是一片汪洋,无法着陆,也无法固定住气球。

大海茫茫,无边无际,波涛汹涌,不见一块陆地,看不到一艘船只。即使居高临下,视野半径可及四十英里,也仍然见不到海的尽头。这是流动的平原,被暴风无情地鞭打着,掀起浪花无数,好似万马奔腾。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在阻止气球下坠,但无济于事。气球继续在下坠,顺着东北风急速地向西南边飘去。

不幸的人们处境十分危险,他们无法控制气球,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气球的下降速度在加快。午后一点钟光景,它离海面已不到六百英尺了。

两点左右,气球离海面只有四百英尺了。这时,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个毫无畏惧的人发出的声音。而回答这声音的同样是铿锵有力的声音。

“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么?”

“没有,还有一万金法郎没扔!”

一个沉重的袋子被扔出吊篮。

“气球往上升了吗?”

“升了点儿,但马上就会下降的!”

“还有什么可以扔的?”

“没有了。”

“有!……吊篮!”

“大家抓牢网索,把吊篮扔掉!”

这确实是减轻气球重量的最后的也是惟一的方法了。

五个人连忙抓住网索,割断吊篮的绳索。吊篮掉了下去,气球又飘升了两千英尺。

大家紧扒住网眼,紧张地望着无底深渊。

大家知道,气球对于重力的增与减极其敏感。即使扔掉一点轻而又轻的东西,它都会有所反应,往上升去。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气球在上空只飘荡了一会儿,又开始往下坠去。气体从裂缝中往外泄漏,可裂缝又无法修补。乘客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已经是黔驴技穷,只好干瞪着眼,无可奈何,听天由命了。

将近四点光景,气球离海面只有五百英尺了。

突然,狗叫了起来。那是他们带着的狗,名叫托普,它也扒住了网眼。

“托普想必看见了什么!”一个声音说。

“陆地!陆地!”另一个声音大声应答。

原来,气球自拂晓时起,被暴风一直吹着,已经向西南方向飘移了足有几百英里。这时,只见前方显现一块颇高的陆地,但离他们仍有三十多英里,就算气球是顺顺当当的话,也得花一个小时才能飘到那儿。一个小时!可气球里所剩下的那一点点氢气会不会漏光?

这可是个要命的问题啊!气球上的人全都清楚地看见了陆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落在那里。他们并不知道那儿是大陆还是海岛,因为他们不知道暴风把他们吹到了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但是,不管那儿有人没人,也不管那儿是否能去,反正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前往。

四点多些,气球已明显地支撑不下去了。它已贴近海面,其下部已多次与巨浪浪尖接触,网变得十分沉重,气球像只翅膀损伤的鸟儿,已经飘不起来了。半小时后,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但气球的气业已耗尽,气球几乎完全瘪下去了,由强风猛吹着,向着前方移去。上面的人紧紧攀在网上,这就让气球不堪重负了。不一会儿,他们的下半身已经浸在海水里,任由汹涌的浪涛拍击着。接着,气球瘪得像一只口袋,大风像吹动船帆似的吹着它向前飘去。也许老天保佑,它能飘到那片陆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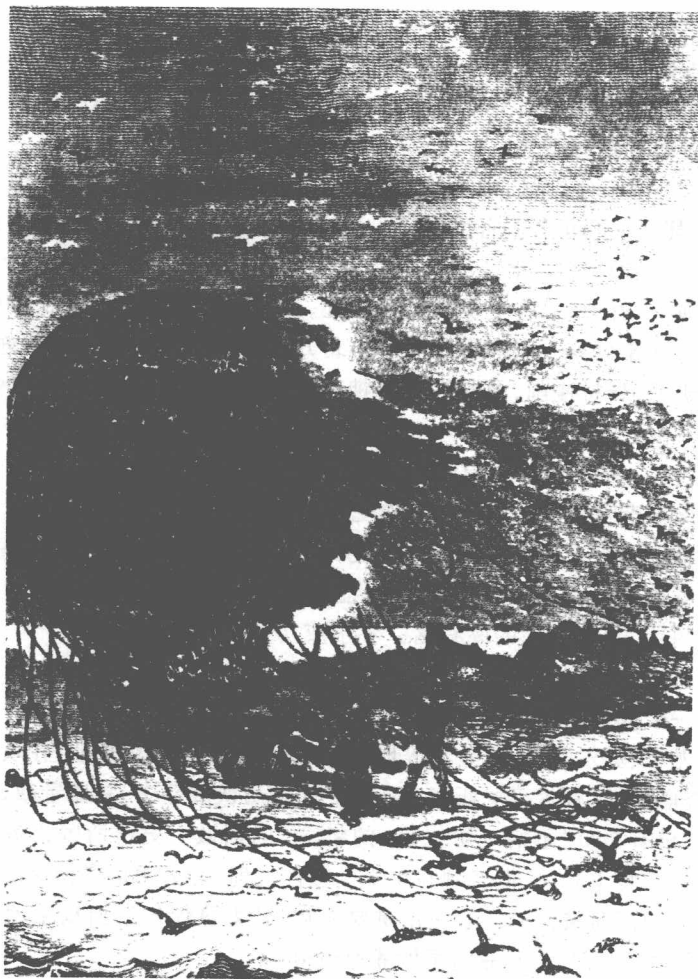
在飘至离岸两链^①时,四个人同时惊叫起来。那只原来不能飞升的气球,被一个巨浪意外地撞击,上升了,竟至升到了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在上空遇上一阵风,气球没被直接吹向岸边,而是与陆地几乎保持平行。两分钟后,它终于斜转过来,落在了波涛冲击不到的一片沙滩上。

大家连忙互相帮着从网眼中挣脱出来。气球减轻了重量,又被风吹起,如同受伤的鸟,恢复了元气,消失在空中。

吊篮中原有五个人加一只狗,可是随气球落在沙滩上的只有四个人了。

失踪的那一位想必是被刚才冲击气球的那股海浪给卷走的。看来,正因为此人的失踪,气球重量减轻,才重又飘升起来,最后落到海滩上的。

^① 链为旧时计量海上距离的单位,一链约为二百米。



这四位遇难而幸存的人脚刚一踏上陆地，便想起了那位失踪的伙伴，大家都在大声地喊叫：“他一定会游到岸边来的！我们快去救他！快去救他！”

第二章

刚刚被吹落到海岸上的这几个人，既非职业气球驾驶员，又非业余的探险者，而是逃跑的战俘。他们是英勇无畏、出生入死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落入险境，无数次地差点儿从破损的气球摔入大海，但是，上苍

却让他们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三月二十日,他们从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围困着的里士满逃出来后,在空中飘飞了五天,现已离这个弗吉尼亚首府有七千英里远了。在可怕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最重要的堡垒。

一八六五年二月,格兰特将军意欲出奇制胜,攻占里士满,但未能奏效,其麾下的几名军官反倒落入敌方手中,被囚禁在城内。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赛勒斯·史密斯,系联邦参谋部人员,马萨诸塞州人氏,工程师,一流学者,曾受美国政府委任,担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部门的领导职务。他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大约四十五岁,平头短发,灰白胡子,身材瘦削,两眼炯炯有神,面容严峻,一副激进的学者风度。他是一位身体力行,从干体力活开始的工程师,如同从士兵升为将军的军人一样。他心灵手巧,体魄健壮。他既是活动家,又是思想家,充满着不畏艰难险阻的乐观精神。他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能保持头脑清醒、信心坚定、坚韧不拔。拥有这三种品质,他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总是以威廉三世^①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求成功,但求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赛勒斯·史密斯还是勇敢的化身。他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每一个战役。起初,他投奔伊利诺伊州的尤利斯·格兰特的队伍,在帕迪尤卡、贝尔蒙特、匹兹堡等地参加过战斗,在围攻科林斯,在攻打黑河、查塔努加、威尔德尼斯和波托马克河的历次战斗中,骁勇善战,一马当先,没有辜负“不惜一切代价”的将军^②的训诫。史密斯曾无数次被列入阵亡将士名单,但直到在里士满被俘之前,总为幸运之神所庇佑。

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名为热代尔·斯皮莱,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奉命随军做战地报道。

斯皮莱是一位卓越的专栏记者,他像斯坦利等人一样,无论多么危险,为了采访到正确消息并尽快地发回报社,他都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当时许多的报纸都实力雄厚,《纽约先驱报》就是其中之一,代表报社的记者当然备受尊重,斯皮莱则是最受尊敬者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坚韧不拔,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行动果断,爱动脑筋的记者。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他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艺术家。在采访中,他不知疲倦,不畏困难,既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他的报社。他总是想方设法地

① 威廉三世(1689—1702),英国国王。

② 系指尤利斯·格兰特将军。

抢头条,别人不知道的、新奇的、没法采访到的,他都能知道。

这位出色的记者,为了做好报道,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之中,采集所需的新闻。他也参加过各次战斗,每次都冲在前面,一手握着左轮手枪,一手拿着笔记本。每篇报道都很精彩,短小精悍,重点突出。此外,他还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人。黑河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向报社发出战斗的结果,他不顾一切地霸占着电报局的小窗口,连续拍发《圣经》的头几章,一直拍发了两个小时,虽然花费了报社两千美元的电报费,但因他独占了小窗口,《纽约先驱报》毕竟报道了战役的头条消息。

他身材高大,年约四十,脸上长着淡黄色的络腮胡,目光坚定、有神,眼珠转动灵活、迅速,只要目光扫过,任何情况尽收眼中。他体格健壮,好似淬过火的钢棒。他在报社已经干了十年的特约记者。他的专栏文章和素描颇受读者青睐。被俘的时候,他正在描写战况和做速写。他写在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南军士兵正举枪瞄准着我,但……”但他并没有被击中,像往常一样,没有受一点儿伤。

史密斯与斯皮莱相互间久闻彼此大名,但并未谋面。这一次,二人同被押往里士满。工程师的伤很快便痊愈了,在疗养期间认识了记者斯皮莱,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二人不谋而合:找机会逃出魔爪,返回格兰特将军的部队,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去战斗。他们在里士满城内虽可自由行动,但该城戒备森严,逃跑很难。

这时,史密斯工程师碰上了以前对他忠诚有加的仆人,其父母均为奴隶,是在工程师家领地上出生的一个勇敢的黑人。史密斯是个拥护废除奴隶制的人,早就让此人获得了自由。后者成了自由人后,并不愿意离开主人家,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此人名叫纳布,年约三十,身体强壮,机智、聪颖、温和、安静,有时还挺天真,成天乐呵呵的,勤恳老实,全名叫“纳布乔多诺索”,大家简化了他的名字,就叫他“纳布”。

纳布在得知主人被俘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马萨诸塞州,来到里士满,几经周折,终于潜入城内。主仆二人异地重逢,喜不自胜,相拥而泣。但是,纳布虽然潜入城内,要想出去,亦非易事。因为对北军的战俘看管极严。若想逃跑,非得遇有良机,而良机可遇而不可求,是千载不遇的事情。

在此期间,格兰特的部队与巴特勒的部队联合作战,虽行动坚决,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才取得匹兹堡一战的胜利,而在里士满却尚未取得进展,战俘们一时半会儿并无获释的可能。被囚禁中的斯皮莱没什

么新闻可写，感到枯燥乏味，一心想着逃离该城，但几经尝试，均未能如愿。

这期间，被围困者中有些人为了能与分离主义者李将军的部队取得联系，也想尽快逃出城去，这其中就有一个狂热的南部同盟的拥护者，名为乔纳森·福斯特。这位乔纳森产生了乘气球飞出包围圈，前往分离主义者的营地的念头。

他的想法得到了总督的认同，并为他制造了一只大气球，可供五个人跟随他一起乘坐。他们在吊篮中装上了武器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气球计划于三月十八日夜间起飞，靠着西北风，几个小时后便可飞抵李将军的营地。但是，这一天刮的却不是温和的西北风。自十八日起，风已转为飓风了。福斯特被迫延期起飞，否则气球及其乘客必将粉身碎骨。

气球灌满了气，放在里士满的广场上，等着风势减弱再起飞。

十八日和十九日均已过去，暴风仍在肆虐。系在地上的气球被大风吹得摇来晃去，让它固定不动，免得受损，并非易事。到了二十日的早晨，暴风刮得更加的猛烈，起飞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一天，史密斯在里士满街头突然被人叫住。此人是名水手，名叫彭克罗夫，三十五岁到四十岁的样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目光炯炯，十分英俊，系美国北方人，曾在世界各大洋上航行过。看得出，此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敢于冒险。他是这年年初，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一起前来里士满办点事的。男孩名叫哈伯·布朗，新泽西人氏，是彭克罗夫以前的船长留下的孤儿。他爱这男孩如同己出。里士满被围困之前，彭克罗夫未能及时离开，因而被困于城中。他一心想的是：想尽办法也要逃出城去。他久闻史密斯大名，并知晓后者正因这囚禁生活而感到无奈。今日得见，他便立即走上前去，开门见山地问工程师道：

“史密斯先生，您在里士满待够了吧？”

“什么时候？”史密斯立即问道。他这句话明显的是脱口而出的，因为他尚未弄清跟他说话的是何许人。

随即，他以敏锐的目光打量了水手一番，肯定站在面前的人是个诚实的男子汉。然后，他便干脆地问道：

“您是谁？”

彭克罗夫自我介绍了一下。

“好，”史密斯说，“如何逃走，您有什么高见？”

“那儿放着一只气球，好像是专门替我们准备的……”

工程师一听便明白了，一把抓住水手的胳膊，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

在史密斯的住处，水手把自己的想法以及此行的危险性和盘托出。他认为，飓风虽说非常猛烈，但他相信，凭着工程师的聪明才智、精明能干，驾驶气球应当不成问题。他愿意与工程师一起逃走，但条件是，必须带上哈伯。

工程师默默地听着，两眼闪动着激动的光芒。他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危险，但却是可行的。朝思暮想的机会终于来了，而他又是个遇到机会绝不放过的人。趁着月黑风高，避开监视哨，走近气球，钻进吊篮，割断系住气球的绳索。当然，这么大的风暴，危险是必然存在的，但成功也是有希望的。没有这场风暴当然好，但是，没有它，气球早就飞走了，也不可能让他们有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我要走，还得带上别人，”史密斯最后说道。

“您要带几个人走？”水手问道。

“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斯皮莱，另一个是我的仆人纳布。”

“也就是说，一共三人，加上我和哈伯，总共五个人，气球可以承载六个人……”彭克罗夫说。

“好，一言为定！”史密斯说。

“那就定在今晚。我们五个人假装好奇，往气球那儿逛过去。”水手应道。

“今晚十点！”工程师说，“但愿老天有眼，风暴在我们离开之前不要减弱。”

彭克罗夫与史密斯道完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年轻的哈伯·布朗留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后者知道水手有逃跑的计划，所以在焦急地等着他告诉他与工程师商谈的结果。就这样，这五位勇敢的逃跑者在飓风肆虐之下投进暴风雨中去碰碰运气了。

没有！大风并未止息。乔纳森·福斯特及其同伴们难以想像乘坐这么不安全的气球能够战胜狂风暴雨！这真是可怕的一天。史密斯心中只悬着一件事：此时系在地上的气球被风吹得摇晃个不停，千万别被风撕成碎片啊！他在空寥的广场上走来走去地转了好几个钟头，眼睛始终盯着那只气球。彭克罗夫也不例外，也在广场上观察着。他双手插在兜里，像个无事人似的，时不时地打个呵欠，但心中的忧虑是相同的，既怕气球吹破，又怕它被刮跑。

黑夜来临，周围漆黑一片。下了一场雨夹雪，天气阴冷。天空中大

雾弥漫。似乎暴风让攻守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天气恶劣,守卫广场气球的士兵也放松了警惕。这正利于逃亡者们的出逃,只是暴风天气,飞行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鬼天气!”彭克罗夫心中在诅咒着,头上的帽子差点被风刮走,他一拳把帽子紧压在头上,“但是,反正我们必然会成功的!”

九点三十分,史密斯等五人从四面八方走近广场。由于煤气灯被风刮灭,广场上一片漆黑,几乎连被刮倒在地的那大气球都看不清了。压载物袋系在网索上,吊篮则是用一根粗绳拴在砌牢在地上的一只铁圈上。五个人在吊篮旁会合,没有被发现,由于天太黑,彼此之间都分不清谁是谁。

于是,史密斯、斯皮莱、纳布和哈伯立即一言不发地钻入吊篮。彭克罗夫则按照工程师的吩咐把压载物悉数解下来,不一会儿,便回到同伴们的身边。

气球现在只有一根缆绳系着,工程师一声令下,即刻起飞。

这时候,一只狗突然跳进吊篮里来,是工程师的宠物托普。它挣断了锁链,追踪主人而来。工程师考虑到吊篮的承载量,想要把狗赶下去。

“别!多它一个无妨!”水手边说边扔掉两只沙包。然后,他解开缆绳,气球便斜着身子飘升而起,擦碰着两根烟囱,但并无大碍,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天空中了。

狂风劲吹。黑夜来临,史密斯工程师不敢去想气球下降的事;而拂晓来临,地面被浓雾笼罩,什么都看不清。气球就这么在空中一直飘飞了五天。出逃的人们这才从一角青天往下看,看见下方大海茫茫。

前面已述,他们五个人是三月二十日出发的,其中四人在二十四日飘落在远离他们祖国六千多英里的一个荒凉海岸上。失踪的一个正是被他们视作自己的主心骨、领袖的赛勒斯·史密斯工程师。四人一踏上陆地,立刻想到要尽快找到他。^①

第三章

工程师史密斯被一股巨浪从网眼上冲走,其爱犬托普也因急忙跳

^① 四月五日,格兰特将军攻占里士满,分离主义者的叛乱被平息,李将军所部撤到西部,联邦政府取得了胜利。

出去救主人而失踪了。

“向前进！”记者大声喊道。

四人不顾疲劳，立即开始搜寻起来。

可怜的纳布想到失去了他最崇敬的人，不禁泣不成声。

从工程师失踪到其同伴们踏上陆地，其间隔只有两分钟，因此大家希望立即便能找到他。

“我们去找他！我们去找他！”纳布叫喊道。

“对，纳布，”斯皮莱说道，“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他会活着吗？”

“肯定会活着。”

“他会游泳不？”彭克罗夫问道。

“会！再说，托普也跟他在了一起呐！”纳布回答道。

工程师失踪的地点是在海岸的北面，离四人上岸的地点大约半英里。也就是说，他离海岸有半英里远。

已经是六点光景了。薄雾飘飞，夜色朦胧。一行四人在他们偶然踏上这块土地上沿着东海岸向北面走去。沙石路上寸草不生，坑坑洼洼，还有不少的大的坑洞，行路十分艰难。海鸥翻飞，叫声不断，似与大海怒涛一比高低。

他们边走边大声呼唤。有时还停下脚呼喊，看看是否有人回应。他们寻思，如果离工程师可能爬上岸来的地方不远，他们应该可以听到他的呼救声的，起码托普的吠叫声也该传过来的。但是，除了波涛声和海浪拍岸的声响，他们没有听见其他什么声音。因此，一行人只好继续向前搜索，不漏掉一个角落。

二十分钟之后，他们被滚滚浪涛阻遏，陆地到此终止。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海角尽头，眼前是海水，正在猛烈地拍击着尖角。

“这是个岬角，”水手说道，“我们应该从右边原路返回，才能回到原地。”

“也许他就在这儿！”纳布说道，一边指着向浪翻滚的茫茫大海。

“我们再呼唤看看！”

于是，四人齐声呼喊，但仍无人应答。再叫，仍然没有回应，只有海涛声声。

四人只好快快地返回，走的仍是高低不平的沙石路，但是，水手发现，回去的路与来时的不同，海岸更加陡峭，地势在上升。他猜想，这儿的长长的斜坡应与黑暗中隐约可见其轮廓的高高的海岸相连。这一

带，海岛较少。这儿海浪不太汹涌，海水较为平静，涛声不烈，几乎听不见海浪的拍击声。想必岬角在此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小海湾，把大海怒涛挡在了外面。

一行四人朝南走着，与工程师可能上岸的地方背道而驰。走了有一英里半之后，海岸已无弯道可让他们往回朝北走了。他们一个个已筋疲力尽，但仍咬着牙关继续往前，希望随时发现一段弯道，可以走回原地。

一行人走了约有两英里后，又走到一处湿滑的高岬角上，再次被海水阻遏。他们沮丧绝望到了极点。

“我们这是在一个岛上！我们已经从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了！”水手大声说道。

他没有说错。他们被抛下来的地方并不是什么陆地，而是一个小岛，长度不足两英里，宽度就更谈不上。

小岛乱石丛生，寸草不长。由于天黑，无法确定它是孤岛还是与其他岛屿相连。他们四周全是海水，无法离开这里，只好把搜寻工作拖到第二天再说了。

“他也许是受伤了，昏迷了，所以无法应答，我们不可丧失信心！”记者说。

记者建议点起一堆篝火，作为信号。但是，这儿寸草不生，只有沙石，无法点燃篝火。

纳布及其同伴们非常敬重赛勒斯·史密斯工程师，失去了他，他们的痛苦悲伤之情真的是难以言表。此刻，显然是没法寻找他了，只好等待天亮了再说。或许他已死里逃生，在岸上找到了一个避难之所，或许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时间漫长难耐。

天气很冷，寒气逼人。但他们并未感到艰难困苦，仍怀着希望，无数次折返北端，因为那儿是靠近灾难发生的地方。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呼唤着，声音传得很远。此刻，大风止息，海水平静。

有一次，纳布的呼唤像是有了回声。哈伯对水手彭克罗夫指出这一点，说道：

“这可能说明西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海岸。”

水手点头称是。但纳布的这次呼唤的回声只是唯一的一次，小岛东面仍然一片寂静。

黑夜消去。三月二十五日早晨五点光景，东方泛白，但地平线上仍是一片漆黑。拂晓时分，海面上飘起一层浓雾，二十英尺外就看不太清